

初吻的左脸颊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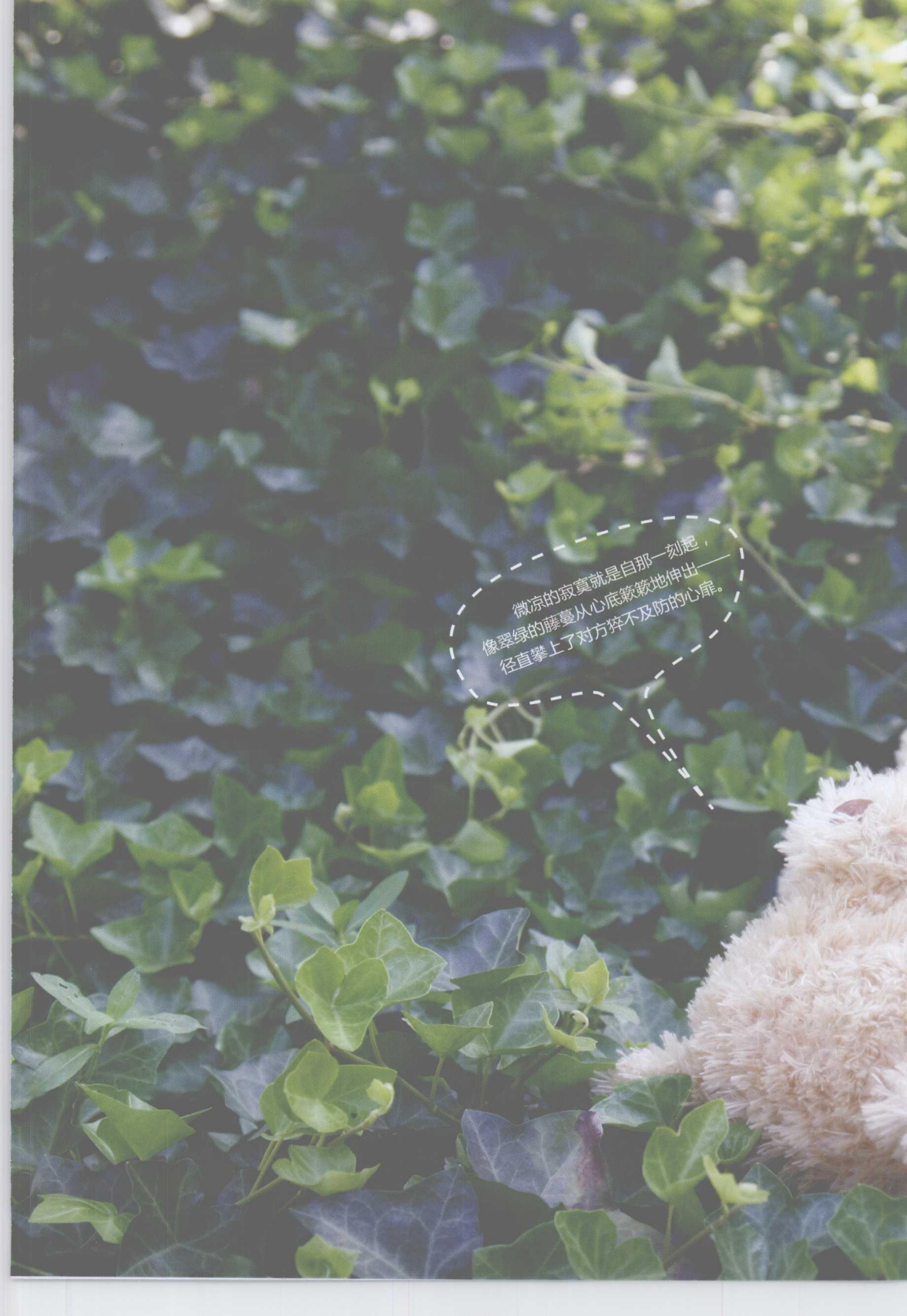
桃子夏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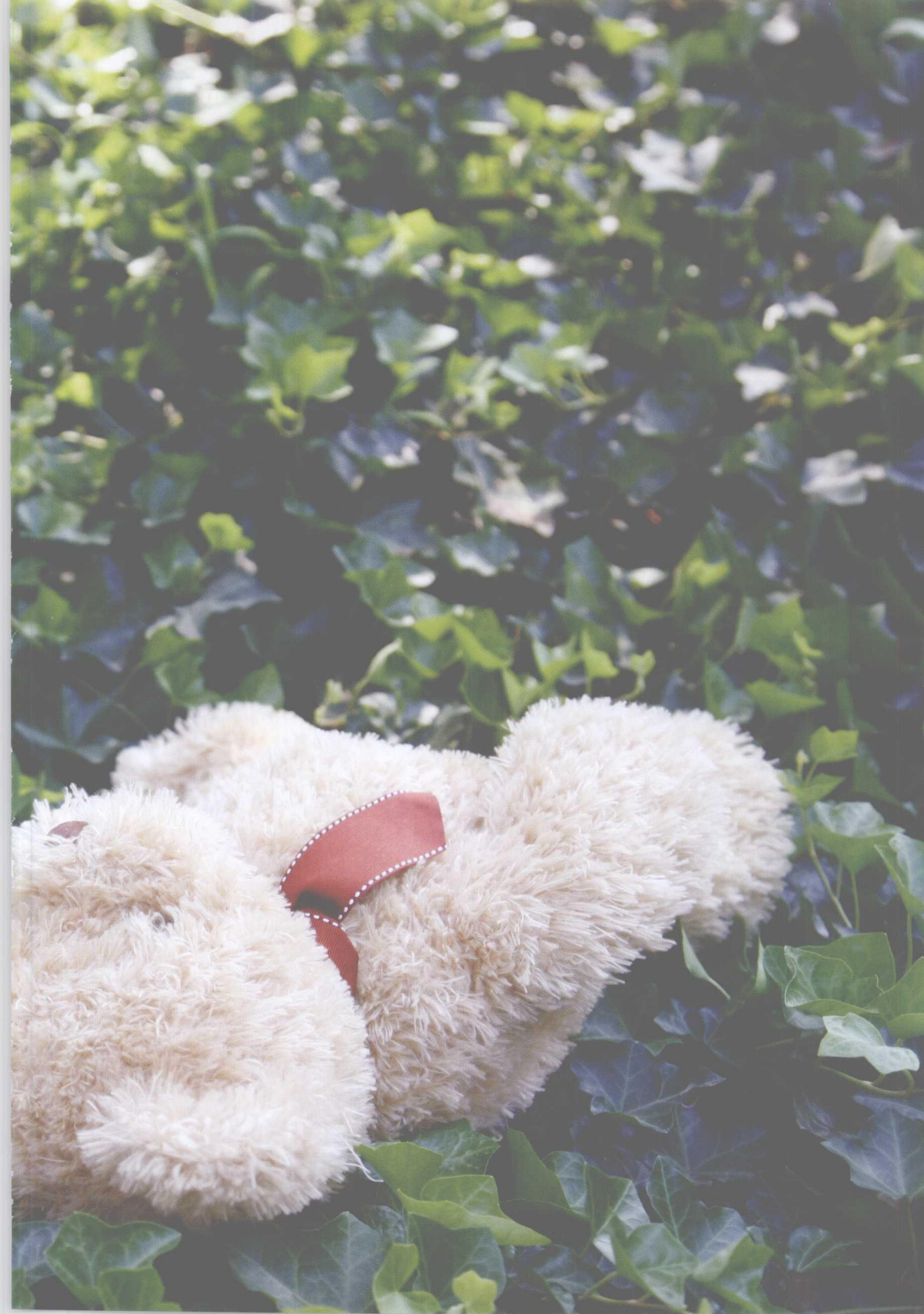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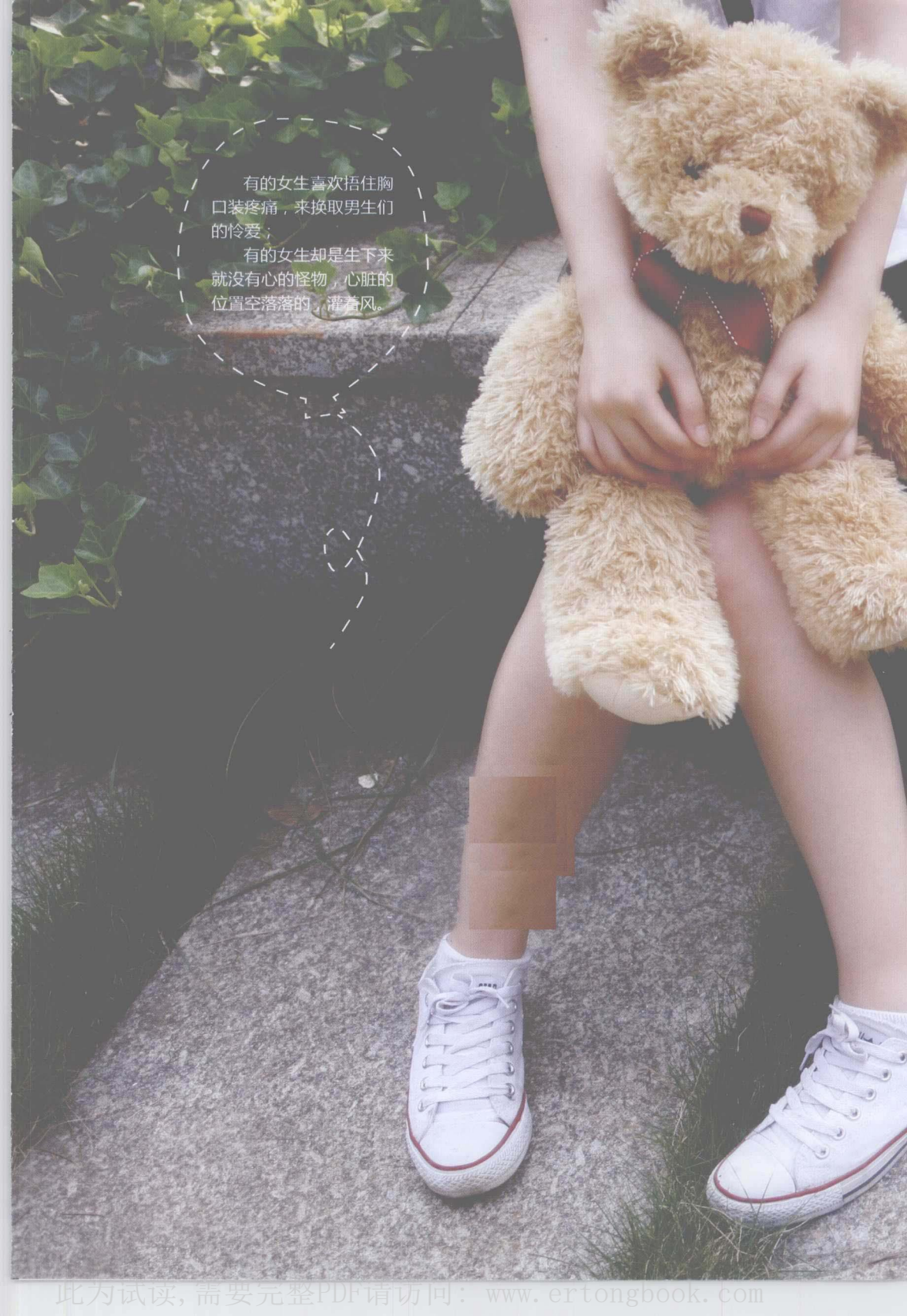
它在她的记忆里一直是美的，
就像夏天午后坐在樱花树下打盹，
零散收获的一个梦。



微凉的寂寞就是自那一刻起，
像翠绿的藤蔓从心底簌簌地伸出——
径直攀上了对方猝不及防的心扉。





A photograph of a person sitting on a stone step, holding a large, light brown teddy bear. The person is wearing white sneakers with red stripes.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leafy area. A dashed white line forms a heart shape around the text on the left.

有的女生喜欢捂住胸口
假装疼痛，来换取男生们
的怜爱；

有的女生却是生下来
就没有心的怪物，心脏的
位置空落落的，灌着风。

001

第十二幕 CHAPTER 12
【宝蓝】

他悲伤地发现，原来，一次又一次打湿脸庞的，不是从车窗外溅进的浪花水滴，而是自己的眼泪。
是失去后，在黑暗中无声流下的眼泪。

025

第十三幕 CHAPTER 13
【黛绿】

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讨厌我的那个瞬间，我竟然丝毫感觉不到他的恨意。
只是心疼，心疼他神色里的哀伤。

043

第十四幕 CHAPTER 14
【紫檀】

有的女生喜欢捂住胸口装疼痛，来换取男生们的怜爱；莉莉安却是生下来就没有心的怪物，心脏的位置空落落的，灌着风。

071

第十五幕 CHAPTER 15
【月白】

她的心里藏着秘密，她不是他看到的全部，或许没有他，她会过得更好——他早该接受这残忍的事实。

095

第十六幕 CHAPTER 16
【银朱】

他不可触碰的那道小伤口，终生不会愈合。只能等到有一天他也死去，尸骨成灰，这遗憾才能跟着风一道入了尘土。

目录
CONTENTS

115

第十七幕 CHAPTER 17
【藤黄】

独自站在宫殿门前的莉莉安孑然一身，仿佛天下尽归她所有，又仿佛一切都是流过指间的风——所有珍贵的东西都遗失，她一无所有。

147

第十八幕 CHAPTER 18
【洋红】

他的人生其实一直与我和母亲无关——我为这样残忍的念头而悲哀，但这分明是摆在面前的事实。家的幻想又一次啪地破灭。

167

第十九幕 CHAPTER 19
【胭脂】

原来这世上的暗恋都是一样。

在背向阳光的那一面，暗暗地祈愿与付出，从尘埃里开出苍白的花朵，又落寞地凋谢。

185

第二十幕 CHAPTER 20
【藕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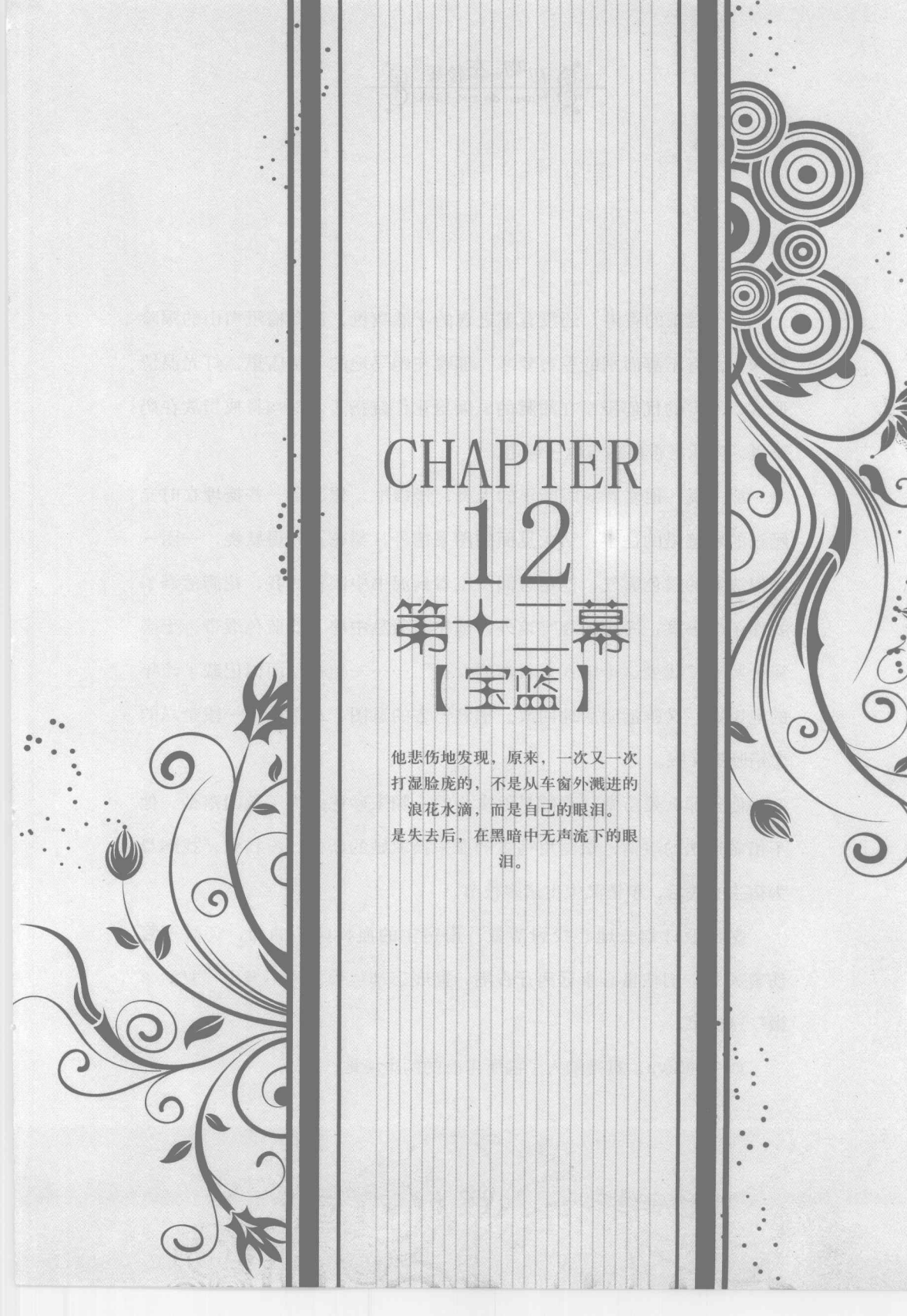
一直没能忘记你在路灯下点烟的样子，我大笑着抢掉你手里的烟，你回身冲我笑，睫毛上落满了雪花。

213

第二十一幕 CHAPTER 21
【莹白】

微凉的寂寞就是自那一刻起，像翠绿的藤蔓从心底簌簌地伸出——径直攀上了对方猝不及防的心扉。





CHAPTER 12 第十二幕 【宝蓝】

他悲伤地发现，原来，一次又一次
打湿脸庞的，不是从车窗外溅进的
浪花水滴，而是自己的眼泪。
是失去后，在黑暗中无声流下的眼
泪。

一个月前的香港，还没有苏之含的孑然离世，没有梅里雪山的艰险酷寒，没有不辞而别的今宵梦寒。那晚在跑马地的奶茶店里，灯光温情似水，所有的忧郁浸没在甜腻的忌廉里化作绕指柔。Siva将戒指放在奶茶里，问我是否愿意与他一起走。

那一瞬，他看着我眼睛里的天真，慢慢地，想起了一些掩埋在时光爬过的轨迹里的往事：初次见面的图书馆外，梨花正开得妖娆，一团一团似缥缈的雪色雾气；他走进阅览室看到温书中困倦的我，花瓣落满了我面前的书页；海边的咖啡馆外，他在蔷薇丛中埋下淡蓝色缎带，于隐秘处写着“我爱这个陪我看海的女孩”……一帧帧画面似记载了流年的老电影，又鲜活明丽地回放。抱着谋害的意图，却衍生出一段禁忌的恋情哽咽在喉。

他曾那么爱落微，落微是他掌心的一颗朱砂痣。为了救回落微，他不惜做违法的事情，试图用宿主的血来换取她的新生。没料到，找到身为宿主的我后，事情又生出诸多枝节。

是按原计划去地心找到落微，用宿主的血换回她的命；还是不要伤害人命，扣住良心永远离开香港，彻底忘却从前，再不考虑“复活落微”这件事？

如今的Siva，真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

他开车送我回家收拾行李，两人在车上并排而坐却各怀心事。我满心期冀逃离苏之含的虎口，与Siva一同离开香港这片是非之地；他满心愧疚，不知这一去是登入天堂还是永堕地狱。

我们的车汇入本港的车水马龙之中，车窗外，繁华街市上橱窗琳琅满目，霓虹灯光影婆娑。香港真是太寂寞太寂寞的永夜之城，夜幕下人人藏着心结。晚风微凉，他借着等交通灯的片刻，望向身旁座位上的我，迟疑地伸出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50%愧疚，50%疼惜。

车停在小区门外，我打开车门回身拎包。Siva从驾驶座上躬身过来，在我的左脸颊上烙下一个吻。看着我的背影被无限拉长，直到消失在夜晚的深处。隐隐约约的，他有末路的预感。一曲终了之前，音乐总会达到极盛，艳丽盛大的旋律后是戛然而止的久久沉寂。

那晚月色明媚，他没有驾车离开，而是在车里抽烟，仰望这栋楼的灯火。这时，一直纠缠他的捕魂者又一次在夜色里现身，似鬼如魅，在Siva耳旁呢喃蛊惑。

“怎么了，Siva？你怕了？后悔了？不忍心了？舍不得用她来交换你最爱的谢落微了？”捕魂者故意激他，“胆小怕事的苏瑾瞳，如果你现在放弃，不带上官星见去地心，不去我们伟大的达斯蓝，那么你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枉费了。谢落微再也别想复活，你永远永远也见不到她了。”

见Siva眉心紧锁不发一语，捕魂者得寸进尺地威胁：“不光是谢落微不能复活，我们达斯蓝马上要加冕的女皇莉莉安殿下也不会放过你。”

扔掉手里的烟，Siva不屑地嗤了一声：“女皇？那是你们那个世界的说法，对于我这个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毫无约束力。”

“那可不一定。我们达斯蓝隐匿在地下千万年，虽然至今仍保留着相当于你们人类西方世界18世纪的君主制，可不代表我们比你们弱。你别忘了，我们达斯蓝信奉的是灵力和法术，你们人类说的那些‘科学’、‘民主’、‘法治’，对我们来说，都是废话！”

捕魂者原本就是受了幕后人的指使，专程来中国诱惑Siva的。现在见Siva不吃他这一套，心里不免有些急了，使出了杀手锏：“苏瑾瞳，别忘了，你曾经发过誓要帮落微找出袭击她的真凶，难道你就这么放弃了，让你喜欢的人离开得不明不白？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一番话说得Siva无语反驳，神色焦躁地又点燃一根烟，闷头吐烟圈。

烟雾缭绕整个车厢时，他拿出手机打我的电话。

电话通了，可是没人接。他凝神一想，觉得不对劲，于是不依不饶地继续拨我的号码。这次的电话仍被摁掉了，然后接到一条冷冰冰的短信，用恍若路人的语气说：“不想接，别打了。”

刚刚还暖意融融地因为一个晚上的离别而亲吻，此刻怎么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用如此冷漠的语气拒绝？难道是苏之含发现了他们的逃跑计划？

Siva越想越觉得不对。

捕魂者曾在我面前出现，故意要我不要管谢落微的事情，勾起我的好奇心。现在见事情有变，他立刻在一旁火急火燎地怂恿：“她一定是

改变想法了。女人都是靠不住的多面派，一时一个想法。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她是贱命一条，不要管这个臭丫头想不想走了，反正她一定要走。趁没人关注的时候，我用法术将她劫走，我们一起回达斯蓝吧。”

这时的Siva继续往我的手机上发短信。

“星见，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我已经收拾好证件，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接你妈妈，然后出发。”

“星见，星见，给我个答复？”

一条条短信发出去没有回音，短短几分钟的等待竟让他备受煎熬。他火急火燎地紧盯着屏幕。快回啊，快回我的短信啊，星见。

星见！星见！

数千个念头像罐装饮料里的气泡，汹涌执著地不停往上冒、往上冒。他只觉得脑袋快要炸掉了，矛盾而痛苦。

该怎么办呢？

该放弃救落微，还是舍弃星见的生命？

无论选择哪一方都会留下此生最大的遗憾。

“还想那么多做什么？我们明天就行动，将她绑到达斯蓝，直接去见莉莉安殿下，当着殿下的面杀了她，换回谢落微的命。”捕魂者冷笑，“怎么？你怕良心上过不去？”

“苏瑾瞳，你以为——你还是个好人吗？从一开始，你接近上官星见就是为了要她的命，呵，只有杀了她，才算皆大团圆。”

“还犹豫什么？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她该死，谁让她是谢落微的宿

主！！”一连串的逼问让Siva毫无退路。

在他几近崩溃的时候，手机“嘀”的一声，显示出一条来自发件人“星见”的新短消息。终于等到了，Siva忐忑地想摁下查看键，又心虚地松开。如此反复几次，终于下决心摁下，打开了新短消息。

这条短信字字决绝，似用尽了全身气力在发泄、在憎恨。

“你，太令我失望了，你用阴谋对待我的真心，要将我置于死地。瞳，你问问自己的良心，怎么能忍心下手？”

看消息前，Siva的一颗心悬在半空中。看完消息后，整颗心沉入无底的深渊中，再也发不出半点声息。原本前倾的后背猛然一松，失魂地跌坐在座位上。

“怎么？她发现了？那我们现在就动手！”捕魂者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人回达斯蓝交差就好。没等Siva说话，第二条、第三条短信又发过来了：

“我已经想清楚了，不会跟你去任何地方。你要的不是我的心，而是我的命。”

“瞳，收手吧，不要再想以前的事情。收手吧。就当没有遇见过落微，就当没有遇见过我……”

“这丫头看来是什么都知道了。Siva，依我看，趁夜色黑，现在就动手吧。”捕魂者还想继续煽动，Siva已经沉默地开车从我家楼下离开了。

“Siva? Siva?”捕魂者叫他的名字，他不肯吭声。

车厢里很暗、很暗，暗到看不出Siva脸上的表情，我想那一定是哀伤的神色，哀伤刻骨。

月躲进灰暗的云层。天空尽头闪烁着不知名的星，像是上帝的眼睛在安然地审视人世的悲欢离合。

Siva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手机屏幕上那几条字字决绝的短信一直历历在目。他不知该往哪儿去，只能机械地往前开车，手脚僵直，哀伤浸透骨髓。只觉得天地广阔却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茫茫然，不知该前往何处。

车开到环海公路，他摇下车窗让海风吹进来。有液体沾湿了脸庞，Siva伸手去擦可怎么也擦不干净。刚放下揉眼睛的手，他悲伤地发现，原来，一次又一次打湿脸庞的，不是从车窗外溅进的浪花水滴，而是自己的眼泪。

是失去后，在黑暗中无声流下的眼泪。

“Siva……”后座上的捕魂者迟疑地唤他的名字。他仍是不应，泄气地急刹车停住，推开车门跳了下去，在环海公路上狂奔。用力过度的感情总充满裂痕，他对于落微太过挂念，以至于今天落到这样悲戚的境地，再无路可退了。

明明是深夜，海岸线尽头却折射出宗教意味一般救赎的微光，闪烁几秒，随即消失在视野中。他沿海岸线狂奔，直到精疲力竭、挪不动脚步，喉头涨满血腥的滋味。暗夜的公路上四下无人，潮汐拍打岸边的礁石，捕魂者出现在他的面前。没有感情的捕魂者虽然不能明白Siva心底的暗涌，却也能感受到他的情绪在剧烈波动。

“我要去地心，去达斯蓝找人帮我复活落微。”血丝的腥味还未消，Siva打定了主意。捕魂者心下愕然：“你不带上官星见去？”

“不。我一个人去。”

“疯子！”捕魂者低低地咒骂一句，又问，“你真的决定一个人去？”

“嗯。我不能连累星见。”

听到这样的答案，捕魂者瞬间变了脸色，冷笑着说了句“那我也帮不上忙了，你自己保重吧”后，就消失在夜色里。

陌生的星宿藏匿在天空的尽头。海面风声猎猎。公路上Siva落单的身影，恍若被遗忘在广袤洋面上的无人岛屿、沧海里的小小蜉蝣。

第二天，他独自去了梅里，音讯全无。

Siva离开后的一个月里，我母亲与苏之含相继辞世，瑾年、Rihanna和我跟去梅里后同样杳无音讯，留下瑾尚心急如焚地等消息。

这一夜，香港晚风微凉，瑾尚倚在Siva办公室宽大的沙发里，目光定在前方40厘米14英寸的电脑屏幕上无法移开——

3月14日 晴

落微：

几经周折，今天终于见到那个上官星见了。

照片上看有九分像，真人简直是一模一样。当时她在图书馆里自习，面前摊开的一本书页上落满了雪白的梨花。那一幕让我怔住，以为是你复活了。

微，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也是梨花盛开的时候。你站在树下笑得一脸明媚，比春天还温暖。跟上官星见说话的时候，我甚至会紧张，也几次想叫她“落微”。直到她站起来收拾书本离开的时候，我才清醒地意识到眼前这个跟你一模一样的女生，其实并不是你。

.....

4月11日 晴

落微：

记者招待会开完了，在所有媒体前我说了自保的谎言，隐瞒了过去真实的一幕。如果事情败露，不但会牵扯出你的事情，更会牵扯到那个世界.....

你不知道，她眼神里的光芒多么像你。

不，或许该说，你的眼神多么像她，因为她就是你的宿主。

你就是她。

她有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一旦凝视着你，你的灵魂都快要出窍，令人着魔，这不是神圣感，是带着惊恐的臣服，好像世界末日就只能指望她一样。以至于我打算在蓝山咖啡里下药时，手停在半空中，不忍了。

.....

“以至于我打算在蓝山咖啡里下药时，手停在半空中，不忍了。”
瑾尚也停在这一页，默念着这一句，拳头渐渐收紧，又无奈地松开。

去往梅里雪山的路上，瑾年、夏吉和我一同跌落入江水中，唯独命



大的夏吉被颠出车子，冲上悬崖下的浅滩，拣回了一条命。

其他人随着湍急的江水与泥沙消失在警察和救援人员的视野里。一连几天搜救后，除了确定“夏吉平安无事，顺利回到香港”外，其他人都是生死未卜。焦急的瑾尚只恨自己当初没有跟着一起去，大不了同生共死，不用在这里干着急。

略显疲倦的夏吉踩着小碎步端来一杯咖啡，轻轻放在他面前的桌上。端起咖啡只喝了半口，瑾尚低低地咳嗽，一面皱起眉头：“速溶的？我只喜欢现磨的蓝山。”

“呵，你们不愧是兄弟。”夏吉感慨地说，“连对咖啡的偏好都一模一样。”

“不只是咖啡，我们还爱上了同一个女人。”刚刚做完假肢手术的瑾尚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一步一步走到落地窗户前，呼地拉开遮得严严实实的窗帘——

哗——

眼前陡然一亮。

“多美的夜景……”伫立在一旁的夏吉喃喃地说，与瑾尚一起默然地站在第42楼的窗前，居高临下，香港的夜色尽收眼底。

对面墙壁上悬挂着Siva去年的照片，照片被处理成温暖的棕色调，在木相框里安静地看着同父异母的弟弟。

剔透的泪光在瑾尚的眼眶里闪动：“我们是一起长大的亲兄弟，我们喜欢同样味道的咖啡，也喜欢上同一个女人。可是……”愤怒在他脸上轻轻燃烧起来，“为什么我是几乎为她送命，他却是要她的命？”